



“异国淘金”成“逃生之旅”

泰缅边界遭遇惊魂8小时

莆田俩小伙被老乡以“淘翡翠”之名骗到泰国，一人后被绑到缅甸妙瓦底，另一人逃脱后向国内求援；在多方营救下，被绑者逃出魔窟，其称还有同胞被困，希望他们也能早日回国

■ 海都记者 唐明亮 林涓 宋晖 蔡凯 文/图

7月18日，莆田秀屿人阿宝（化名）和阿欢（化名）从国内登上了飞往泰国的飞机，本以为是一场愉快的“淘金之旅”，却没想遭遇了此生难忘的惊魂时刻……

7月26日，在莆田，回想起在泰缅边界8个多小时“死里逃生”的经历，阿宝仍心有余悸，他的后脑勺缝了六针，针口和腹部的淤青仍不时作疼，“差一点把这条小命丢在了那里！”

“那是真实版的‘警匪大片’，我能相信谁？我该怎么选择？”坐在海都记者面前，阿宝和阿欢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，以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，更重要的是，阿宝还亲眼看到至少还有9个人被困在缅甸，希望有关部门能营救他们，让他们早点回家。

老乡邀约：去泰国“淘翡翠”赚大钱

这段“死里逃生”的经历，要从阿宝的老乡谢某平开始说起。

阿宝在莆田经营网店多年，2021年，他常去老乡谢某平的线下档口取货，两人因此互加了微信，此后虽有几次交集，但少有联系。

今年7月9日，阿宝的微信朋友圈收到了谢某平的点赞。因久未联系，阿宝好奇地点开了对方的朋友圈，发现谢某平多条朋友圈内容均定位于泰国。

微信上一番寒暄后，谢某平向阿宝说起，泰国的翡翠价格便宜，“淘”回国再转手，利润可观，阿宝如果有意去泰国考察，他可以帮买往返机票。

想到自己的网店生意不景气，旧友在泰国又有新的赚钱门路，阿宝动了心思。不过，出国“淘金”这件事儿，阿宝心里没底，便喊上了有多个出国旅游经历的朋友阿欢一同前往。

7月18日，阿宝和阿欢留了

欢从泉州晋江机场搭上了飞往泰国曼谷的航班，当天13时30分许抵达了曼谷。飞机一落地，谢某平告知已帮他们订好酒店，还安排司机接他们直接去湄索看货。

“似乎过于热情了”，阿宝一时有了警觉。他让阿欢也加了谢某平的微信，两人提出见面要求，还希望对方能在微信上打开位置共享，但遭到拒绝。

随后，阿宝和阿欢留了



阿宝头上缝合的针口，清晰可见



阿宝与阿欢二人在泰国湄索住的酒店

还有其他人被关押在妙瓦底 希望他们也能早点回家

再次见面后，两人不敢在泰国多待一刻。他们让家人买了7月24日从泰国湄索飞往广州的航班。7月25日凌晨，两人飞抵广州。当天14时左右，两人平安回到莆田。

阿宝的家属向记者介绍了营救过程：阿欢的哥哥接到弟弟的求救信息后，第一时间把阿宝被绑的消息告知了他们，此时，家人才知道两人去了泰国，随即，家人们“兵分多路”，有的前往莆田的属地派出所求助，有的联系大使馆，有的联系远在泰国的亲戚。很快，在泰国的亲戚便传回了消息，大使馆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和家人电话对接。当晚，在莆田的家属就收到了“阿宝已平安”的消息，泰国当地的警察局还安排阿宝去就近医院包扎伤口。

“幸好营救及时，要不然我可能真的回不来了。”回到莆田后，阿宝想找谢某平讨说法，但发现他和阿欢的微信均已被对方拉黑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阿宝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信息：在他被带到缅甸期间，一同被关押的还有另外9个人，6男3女，交谈中，得知其中一人来自天津，还有两个来自河北。

“男女是分开关的，铁皮房内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”阿宝说，在3个多小时的交流中，得知有人已被关押了半个多月，还有人曾被送往KK园区，因不会“码”字，又被送回来关押。

目前，海都记者已将还有中国人受困缅甸的相关情况反映给有关部门，海都报将继续关注此事。

□链接

出国遇到诈骗如何应对

近年来，出国“淘金”遭遇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，一直是热点话题。由于犯罪团伙需要大量人员帮助他们实施诈骗，因此，犯罪团伙会以高薪资、高回报的由头，诱骗境内人员出境，逼迫他们实施诈骗。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，广大群众要提高反诈、分辨意识，不轻信、不乱信，切勿被高回报的陷阱冲昏头脑。

但如果已不幸被骗，应想方设法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，并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，以便执法部门开展调查工作，推进后续法律程序。还可拨打国内户籍所在地110或通过国内亲友向警方求助，也可通过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（24小时）：+86-10-12308、+86-10-65612308寻求帮助。

被绑者：遭电击后被绑至缅甸，遭遇惊魂8小时

23日上午11时05分，阿宝和阿欢在酒店楼下搭乘了谢某平安排的出租车后，约5分钟便抵达约定地点。不过，谢某平并未出现，等着他们的是两个外国人和一辆小车。

靠翻译软件简单交流几句过后，“（我）突然看到一辆皮卡车冲了过来，车门一开，下来5个气势汹汹的壮汉，手里拿着棒球棍、电棒，手上套着指虎（格斗的常用武器）。”阿宝心里咯噔一下，“坏了，中埋伏了”，便大声连呼阿欢“快跑”。在扭打中，阿宝被电棒击打后，摔倒在地，之后只模糊

地记得被这伙人拉上了车，还在车上被殴打了近30分钟。“每一秒，都是漫长的噩梦。”阿宝回忆道。

其间，阿宝被带到2楼见到了那里的“老大”。“老大”问他会不会打字，还让他解锁被没收的手机，并授意他假意告知阿欢“自己已平安获救”，还准备让人带他去附近酒店开房间，骗阿欢过来，这样就能把他放了。

“阿欢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我肯定不能出卖他。”阿宝说，之后他被送进了隔壁的小黑屋内。当晚约7时，“老大”在隔壁房间打完电话后，走过来指着他说，“你

的情况不好了”。阿宝曾经询问同被关押的另一位男子，得到的答案是“可能会被送往KK园区”。

没过多久，阿宝被带回“老大”房间里，隐约听到“老大”在与他人通话中提到“报警”二字。接着他就又被带到一楼，现场看守人员把他的脚镣解开，分烟给他抽。隔了几分钟，他又被带到“老大”房间，“老大”用手机拍了他的正反面照片。之后，他被两人开车送回了泰国湄索，由当地警方带到了警察局，自此获救。

“老大”为什么突然就放了他？阿宝至今也没搞懂。

逃脱者：好心人助他脱险，当即微信向国内求助

阿欢说：“能跑掉算我命大！”

按照阿欢的说法，看到谢某平没有出现后，他便立即拨通了谢某平的微信电话，可能是习惯使然，他一边通话，一边踱步，“无意中，走到了十几米开外”。阿欢说，正是这个距离，让他有了逃脱的机会。当听到阿宝的呼救，他转头一看，阿宝已被壮汉扑倒，其中一人朝他追来。

阿欢撒腿就跑，跑出四五五百米开外，那里一排有三

四家酒店，他一头钻进其中一家的洗衣房，“也许是酒店内有监控，追我的人一直没有进酒店。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和老板娘挺好，用手势暗示我躲着别出来，也别发出声音”。在躲藏的半个多小时内，阿欢通过微信向在莆田的哥哥求救。

从警察局出来，阿欢总觉得背后有一双“眼睛”盯着他。他不再信任任何人，先是乘坐出租车去了一趟湄索机场，再从机场换乘另一部出租车去了附近车站，然后从车站去了酒店，前前后后倒腾了七八次，为的就是给“背后的眼睛”一种假象：他已经乘坐飞机回国了。此时的他，已如惊弓之鸟。其间，他接到多个陌生

人的微信或电话，都说“阿宝已经被救出了，你放心”。“我敢信吗？我敢去吗？”

“7月23日，我通过微信加了一位自称是阿宝亲戚的陌生人，对方说，阿宝现在就在警察局，在她的旁边，我要求微信视频，点开之后听到了阿宝那熟悉的莆田话。”阿欢说，直到此时，他悬着的心才放下，如果阿宝说的是普通话，“那他很有可能是被胁迫的！”